

槎翁文集卷之十

序

送羅朝舉序

余以偃蹇不善俯仰無所庸於世蚤退耕於株林之下由是與貴顯者日遠大夫士亦不相通聞獨時從東鄰羅君朝舉遊而樂之君盛時右族佳子弟也爽邁尚氣槩與人交重然諾而不為苟欺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臨事見義勇於必為雖千萬人無所與讓家無羨儲而其門嘗有四方之客資無十金而其氣嘗有投饋之豪於酒獨不嗜飲或強之輒逝去至其飲容則必無不盡醉也於文雖不甚通然常好蓄古書史或為人持去



亦不較也間為余言少時習恃豐蔭不知讀書為何事
今聞人談古今心甚慕之然無及矣其邁往之氣鬱積
而無所舒每登高吊古輒放歌自遣蓋慨然有燕趙豪
俠激烈之風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去年秋嘗客遊豫
章與之處者皆惆悵不羈之士其聲稱藹然湖山間今
年三月始歸之後何而君又以浙江之後來別嗟乎
君余之益友也若之何舍我而復東哉今法令彰明才
俊並用若君之踈遠而不拘於一器超軼而不滯於一
方吾知其往而有舍也審矣余奈何憐於書困於酒坐
放於農圃而不得以遂相從於上下也則凡君之所優
為者余固有所不及矣而君之所不足者豈非余之所
謂無庸者歟於其行遂書以別

贈孫如心序畫史

萬安孫如心與其弟衢亨以傳神寫照起家當時大江
以西公卿士族咸為傾動所至延接惟恐或後君亦不
苟下筆必熟其人然後為之或酒酣氣張或境合神會
則一遊目頃可得其平生否則雖終日與俱至欲求一
筆彷彿亦卒不可得此其人其藝豈尋常勢力之所能
致哉如心修矐而美髯又磊落善談論其平居既甚愛
其弟衢亨寡言而溫粹又能以事父之禮事其兄每濡
翰施采自相可否至妙悟處輒相視而咲入叵測也余
家祖父遺像皆出君筆無不極其情貌之至先君存時

甚愛重之故其兄弟恒往來余家去年亂定如心再過
余則以其子來而衢亨死矣君不忍其弟之亡亦為之
追憶容貌圖而置諸左右及圖成而不忍見或出見衢
亨所為畫往悲泣躑躅而去當其父棄世時衢亨年
甫冠如心撫迪之無不至其後與兄弟共財不計出入
者又二十餘年及避難山中遭饑病不相舍躬扶舁以
行至讓食爭死以相全如心為余言如此其容甚蹙而
其情甚哀嗚呼此非其孝友之至者歟觀人者亦安得
局於藝止也使嘗究學問以充其所至則其傳著千載
豈直名藝已哉金華高司巡永齡嘗為君作宣志錄矣
余篤君之行有出於名藝之上而志有可悲者故復著

其孝友之實而為之言

南岡陳氏宗譜序

南岡陳氏有玄間先生者當至正十六年與余偕試江
西往來同載者幾一月先生長身鶴立目光如漆軒
羣衆中言笑自異充然有學行君子也視其志若素所
鬱積未得肆而欲直驅遠攬以儼羨于前聞人者知余
為株林族也為余言昔余陳氏有甥名獬與吾七世伯
祖寧鄉府君千齡為同年後嘗為德慶通守者又有名
申為南安參軍視吾七世祖為表兄弟嘗為吾陳序慶
源圖者非君之上世乎楚謹應之曰然則慨然執余手
曰吾老矣此行利不利未可知歸則我將修吾南岡後

譜、成又當以序屬之於子是秋余竊忝而先生歸南
岡方怡然築室為興詩齋以淑其鄉人子弟自是兵亂
日起而先生卒以布衣不可作矣後十三年為今洪武
元年余過武山見其子鉦於蕭氏館中恂、能世其家
者也他日示余宗譜一帙泫然以告曰此余先人所欲
為而未就者先生昔嘗許以序幸終惠之先人在地下
將亦慰悅者也某不敢辭按譜載自金陵府君暉而下
至褒凡八世由八世析為小宗者六人若南岡之祖褒
其一也褒而上余嘗於他譜中槩見之褒而下則鉦之
譜為始詳蓋又別其所日而引之於其後者也鉦之用
心亦勤矣余聞鉦之曾大父南岡隱君者蚤世有子四
人俱幼其配周氏年三十六而寡誓不更適刻苦扶樹
諸幼竭所有資以從學不足則鬻田以繼之故諸子感
激向學不撓而益厲所居隙地隣於勢家、利其寡
弱將掩有之利啗勢搖詭眩百端終不可奪於是南岡
孫曾之世承者又數世矣豈偶然哉惟陳氏與吾劉氏
俱繇金陵來歷四百餘年子孫相望為世十有六七而
陳氏為最盛在南宋策科名者多至五十餘人有仕至
專州監簿兵部者其富至田連阡陌第宅半邑里人易
世殊其淪而微者亦既有之而南岡一派以寡母弱子
屹然守先廬尺地於陵谷變遷之餘而詩書膏澤充燁
然有耀而益遠如此則余於斯譜也安得不歷究而備

言之以申余前人之好以成子先君之志而且以待其後之人哉

蕭氏族譜引

蕭氏子有名德玉者余妻鄒氏兄之女婿子也示余以其祖觀我先生所為族譜序文一首併列其高曾祖父世系第為一帙泣且告曰某不幸早喪父不知上世所自幸先祖時存辱惠教之今死且不敢忘然由某而上所可推者五世止耳五世而下為吾諸父諸昆弟者尚若干人不幸遭喪亂轉徙死亡者多矣其存者惟某而已蓋凜々乎一綫是懼也先生幸惠之教俾有所徵發焉亦先祖父之願也某也敢再拜以請余閱其所叙則知其先本柳溪蕭氏雖世次科名官目俱不傳而不可知然謂衣冠族處男子至二百餘口又謂掇科取青紫累々有見於故譜則當時之盛固可想見矣憶余垂髫遊鄉校猶及從遊柳谿諸先輩長身踈髯幅巾廣袂年類八九十聽其談論先世事蹟斑々如畫又嘗見進士題名記宋末有諱森者蓋柳溪派也惜德玉生晚不及見而聞之然文獻之存金石之傳豈無尚可考徵者乎由是繼而承之引而伸之則爾祖為不死矣書不云乎邁迹自身德玉勉之慎毋以前之不可知者自沮後之不可期者自怠也

送吳明理遠遊序

泰和為廬陵下邑其地瀕大江達修衢然并屋朴陋田野荒瘠人民貧儉其物產無所宜飲食無所資而貨財無所居積故達官貴人往往唾視擯擲不之顧幸而見臨也則朝至夕發其商賈之舟驛使之騎駸焉日循厓遵陸而東西上下者亦未嘗見其解鞍弭楫能以頹吏淹者也獨士生其間咸好文敦義與人交極誠款衣素食淡不待外物以為恭而送迎勞來每有依依不釋之色而世之嗜利忘節者亦嘗有所取譏焉惟吳君明理之來也愛而樂之未嘗有厭弃之意此豈世俗尋常所能測哉明理俊邁疏達不拘於時勢好讀書為五七言詩又好交海內名士凡有一善之長片言之美者必踴躍以求通傾竭以定交雖千金萬鍾世以為難得者君芥視之不卹至是留吾邑者將期月參言與之掩卷歛策坐談於一室藹藜茹糲終日而不厭及與之西眺武姥南望三顧瞰高漚之龍湫攬珠浦之鴈塔則又為之怡然以相歡悠然而忘返也余既喜君之樂澹泊甘岑寂能不弃於吾土如此又私竊自念無他技能得委弃於此以遂其相從之樂豈非幸哉一日解其裝見其所得朋友詩文若干卷愛之不啻明珠拱璧猶以為未足方汲焉求益於四方則其所得益未可涯涘也於其行因舉酒告之曰君其去此由章貢而之閩海也日遠而升矣凡風濤煙嶠之雄恠都邑人物之鉅麗蛟鼉

虎豹之所憑伏也百貨海錯之所殖積也珠貝綺縟之所炫爛也其見聞必有溢於前而侈於今者吾見君之不能以復有吾邑一日之蹟也審矣異時東歸將諗君之所得尚有副余深望而慰其孤陋之無聞也哉於王君子與合能賦者八人以李白送當塗趙君詩句韻各賦以為別而命劉某為之引

送別聞人禹疇圖詩序

前泰和州判聞人彥芳為陝州之明年二月既望其二禹疇自泰和徂省于陝也乃過諸所嘗往來者言列明日士友若干人出餞于快閣之左祖帳既陳舟楫具載乃有軌爵起而言曰禹疇行矣今諸君之為斯餞也既成禮矣則畫而繪於圖文而達於辭者能無意乎夫樂莫大於不遺其親情莫難於遽別其友誠事其親於遊宦之次而色笑起居無不得焉者固足樂矣然別其友於行役之際所以黯然而愴焉却顧者亦豈人之情也哉昔召公之去召南人猶愛其甘棠况於其子乎今泰和之人愛彥芳而不能忘也因推之以愛其子庶乎其能好德者矣而禹疇孝友之譽溢於四聞是非徒能順其親而又能以信其友也將非今之孝廉乎哉禹疇行矣其至陝也入郭而舍車望門而修容升堂而拜慶自南而徂北幾及萬里行役之感能無勞乎從容侍宴之餘其為我致辭曰泰和之民億矣然未嘗忘也天

其或者終惠于我移其臨照沛其澤施州人蓋將有深望焉禹疇其飲斯於是禹疇欣然舉醕衆賓以序交劇各賦詩而退清江繪史孫昂為圖而州人劉某為之序

劉以震詩序

天聞師曠之琴瑟者知其非下俚之音觀昆山之璞玉者知其非泥塗之質蓋其美也必有所自鍾其和也必有所自發而况於詩乎余嘗求漢唐以來迄今作者之詩因以觀其人凡其人之美惡邪正窮達修短若是乎其不齊也而其詩亦往：因之以見而莫之適焉憶嘗過萬安得劉以震詩若干首於其子曾宗蓋諷而詠之有累日而不厭渾：乎其情態之真飄：乎其志氣之

放瀏：乎其聲光之達余為之一倡三歎而思見其人及觀其崎嶇兵戎淪浮下邑悼特運而幽怨之感生慨事會而悲憤之氣作則又使余嗚嗚悒悒黯黯然不自禁而止也問之則以震嘗讀書志科第及遭亂負劍從軍於邊陲功名不遂顛立年四十有八以卒故今之所錄亦其傳於家而僅存者惜乎吾未見其終之宏且極也然則掇孳尹之片寶固可以驗其為崑山之珎耳竊眇之餘音斯可以信其為師曠之律矣後之覽者尚亦有興感於斯文哉

送許伯達序

浩溪驛丞豫章祝仁壽來告曰余與許君伯達生而

鄉學而同業及出而仕也。又同郡今其為司幕於龍泉
歸也。余將持酒江上候而別之。子知伯達者能無言乎。
余辭不獲則復之曰：今之仕惟州縣為難而仕於州縣
者惟幕職不易其能卓然出而有立者固鮮矣。其能優
優然終更而去者蓋尤不數。見也。况龍泉乎。龍泉嘗
郡之西南山長谷荒寔生龍蛇其民趨超岷強易以控
治朝廷自更化以來首選今高候為之令而外省復推
君為司幕以贊佐之豈徒贊期會省文牘傲然群吏之
上而已哉。夫州縣之司幕猶入之有喉舌也。位雖若甚
卑而庶務所關百責攸萃蓋又有難於令與佐者。其不
朝檄至而夕譴去者幾希。惟君才足以御煩而智足以
適變。惠足以有濟而敏足以有為。且嘗給翰牘於省署
觀禮節於公卿宜其可否於縣幕之間而下無不悅承
復於郡庭之上而上無不獲。而且以有終譽如此也。譬
之銛利之器可以斷犀象者必不難於割雞超逸之足
可以追風電者必不難於歷塊。吾知君之去此考其成
而進於州若府也日遠而升矣。豈能以久淹於下邑哉。
夫仕於外而能美還者鄉里榮也。重其別而以言贈者
友朋情也。余既重祝請又以伯達交余之有素也。故序
而且致願望之私焉。

贈徐永年序

塞一障之地總數十軍之卒以護洺方數十百里之衆

者司巡職也而其地恒隸于州若縣崇嚴監臨之下時
有督賦逮捕之勞顧其職誠良難者異時官缺則以州
若縣之吏攝之而其職其難又有甚焉泰和早禾市舊
置巡司涖邑西北七都之地其氣西深山窮谷遐邊絕
壤民鼠伏鳥竄其間微呼恒慢其期賦稅恒後其入往
徃致累有司以其遠於州而迹於司巡也故當秋
賦之期併以督徵之事委之而責其成功焉夫遠於州
則情有所不能通而勢有所不易及惟迹於司巡也則
情之通者如聲之應呼而勢之易也如臂之使指若是
者宜無留難也然往不能盡其道以致齟齬債事者
有矣况於攝者乎番易徐君永年故江東名家嘗吏餘
干佐其長有能治聲其調西昌也適司巡者有西之
役州長以君嘗奉詔于西也即選君攝之時四境無虞
烟火聚落類如承平君一以安靖撫之民則大悅州以
君之政為能信其民也乃復以七都之賦俾君督之君
不以其暫攝自諉而能盡心於所當為民不以君之不
能久於職為可欺而必相勸先集以不負徐君之教此
其有為之才施於一障之攝而勞效明焯如此由是而
推之一縣一州一郡槩可卜矣余既嘉君能無擾而有
成以不負於所事而又因其民之請也故為之序以贈
之

廬陵鄒季章居龍溪之上石鼓山之易其族東西比閭
列屋而相望也其隣烟火雞犬夾道而相接也其誦弦
言議溢里而相聞也蓋嘗聞而慕之意必有千人之俊
百夫之特出乎其間以振發其山川之秀美者恨余相
去遠而莫之見也他日周君所益為余言季章所居獨
村堂者清勝敦樸類有古風雅致而文人勝士賦而詠
之者亦既積而成什矣子其為我叙之嗟乎獨村豈季
章所宜名哉吾聞季章佳士也鄒氏大族也龍溪仁里
也其於獨村也何居將山水雖與人同而所居有超然
而獨殊者乎將特卓卓行困衆濁而獨清者乎不然將
亭之物表而遠托於寬閒之野與夫寂寞之濱以自異
者乎抑亦與物無競將離人而立於獨者乎孔子曰德
不孤必有隣傳曰千金之子不產於三家之市誠以其
類之相成者有素以君之賢宅里之勝雖欲深閑固拒
特立以自信吾恐風之遠聞聲之宏播則恐然之音將
不遠千里至矣寧終栖遲一丘壑而已哉所益欣然笑
曰此固季章之志也不泥其名而究其實不拘其跡而
得其心可謂善頌善規者矣請書以為鄒氏獨村堂詩

序

贈驛丞謝子良詩序

江郡謝子良為西昌淘金驛丞之明年政舉具修舟航
安流烝徒謹趨使客忻便上官才之其始至也兵亂初

輯公私弗紆驛舍荒落舟載弗備所司無以為居客至無
以為寓乃既攘闢榛莽築木石而驛之次舍以修料
其材木程其工用而舟之運載以具又能安而不擾以
齊其民之力和而不暴以得其徒馭之心既三年而政
無不舉具無不修而君之聲名亦獵獵然起乎大江之
東西矣友人吳存吾為余言君之能善於其職也如此
他日合其鄉之人士為歌詩美之者凡若干篇而徵余
序之余觀其詩既皆叙道其興營之功又申頌其清隱
之美蓋君子樂道夫人之善者如此抑古之人有言曰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而儀封晨門皆賢而隱於下位者
也若謝君者其清士而隱於下位者乎况其政之可書
又如此則由是操利器以濟天下可也夫豈能以久淹
下驛哉余不及識君因乞存吾之請而信其賢也乃述而
為之序

巢雲詩集序

吉水蕭君伯興自其少時已疑々負材思有為而
晚遭變故乃歛其英華一肆於詩他日緝其所為
言歌詩為一卷以示而題之曰巢雲蓋取李白望
峯詩中語也其托興亦遠矣哉夫太白詩之聖者也
其以布衣一介得君於一堂之間承詔於三章之賦
光輝騰踔殆將依日月而乘風雲者矣及其過潯陽
五老也方欲托於是山以云云者此其過往不羈之

豈尋常之所能知哉今伯與之詩清麗而有則諸
成章賦。乎若風行而露舒也鏗。乎若玉鳴而金
也。乎若日光而冰密也蓋慕白之風而興起。又
將因其所托以自寓焉者也然伯與以通敏華瞻之
嘗試於用而未達也兆於行而未振也故其收歎
日廣而月深則所以據去。性情發於詞章者宜混
未淡也古是進而依日月乘風雲其光輝騰蹕。又
乎且志刪述而陳大雅。白之志也豈徒連類引義
放高視徒飄然有超世之心而已哉昔大師氏論
六義終之曰雅也頌也所以道王政而頌功德伯
毋以巢雲自晦也他日太師有作吾見子之詩可以

雲和而清廟矣

漢陳氏慶源圖序

未幼時從家牒中覩九世從祖南安府君所為陳氏慶
源圖序文因歎曰何陳氏之多賢也先人因進某曰吾
邑士族惟陳與吾劉氏皆自金陵故姻睦之好舊矣小
之。比長於妻祖贛府推官公許始見其所藏家譜
本今又於姻表煥章所獲觀其家藏本亦而吾南
君之序咸具焉則二氏光耀之遠而有徵者豈不
文哉按陳氏自唐同光中有諱暉者由金陵避地
孫遂為平昌人其文物科第實最一邑至宋大
和間策更名杞以周禮領鄉貢迄咸亨克任以賦

李補上庫其間悉於鄉於監於漕者既三十有六人由
一第其南末建炎第至道全登咸淳第八元而陽鳳登

一第其餘擢科奏名者又十有九人若潭州司理君
一第其也煥章為司理君之玄孫由煥章而上五世為

一第其祖而析系於其下焉者也其歲德令善堂一
一第其也一日之積哉嘗考陳氏之譜肇修於慶州法司千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一第其也則即余所見之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修於

耳也於是而再覽吾南女府君之遺文安得不嘉陳氏
之有人而益慨余宗之弗植哉

陪祀方立應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太常司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偕法駕御袞冕自東華門出詣太廟謁

仁祖淳皇帝以配享告駕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

止駕乃入太廟門降輦而起右丞相率羣臣百司以

在在于廟門之北還宮勅百官各返所司以俟命又明

日丁巳雨止駕自西華門出太平門徃省牲于壇左

之牢既畢進詣齋宮以居暨午有旨命中貴人召兵

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

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林應

奉臣張籌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蔣子杰給

事中臣宋箬祠部主事臣張孟兼禮部主事臣孫某國

子學正臣夏闕學錄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趨出

所居齋廬遵輦道之傍逕樞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

以入于上所御之殿時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慮慈

閑天顏穆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天雨澄霽克

厭朕心尔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著味因命賦

致下標榜并荷靈詩一首臣琳等奉

命賦選歸殿隅屏息覃思濡翰構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貴人傳旨命賦

詩者職往殿後觀扼子花俾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成

序進如初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李道等出所

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虞宅心玄默而神能天縱文思輯典又嘉

樂時物志通羣下斯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

臣竊忝司聯芳幸陪法從近天威於咫尺遂言志

於一堂其為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

庶幾表宣皇風傳示無極

自序詩集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父
之天機振觸吐詞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命賦鷄
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為侗
子師然猶日誦書千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
居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
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其猶
有未至已乎乃歛蓄性真湔滌故習盡出初葉而焚之
益求漢魏而下盛唐詩以來號為大家者得數百家備
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製之工與
夫求聲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有乎一

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詩於
物理九歡欣哀怒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
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表誣之不如
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磔裂之不如雄渾而
深厚也於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
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備知調膳必由於庶味故未嘗
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於是而又得夫詩之變焉是道
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
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之
慕僊游希蹤巖壑葉輕筐達抗志烟霞或抱膝窮廬經
訓以之齊嘯或放情廣座醪醴以之暢酣至於聘五陵
遊俠之豪道方閨華年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馬停舟
絕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發之都
歛繼之感慨抒懷遣興積日窮年顧存者既無足稱而
逸者又多不載故由已卯以迄于己酉三十一年之間
其可錄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世人物則槩有可感者
矣每歲彙為一藁而每藁必因所寓之地以為之名曰
鍾陵曰五雲曰鄧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瑤峰曰墨池曰
東門曰株林曰龍灣曰北巖曰龍門曰戊巳通十有三
藁先時避難山中夙囊橐賫挈可以資患難備飢寒者
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茲藁
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為文字也深瘞之草

間乃獲存焉非幸欤他日余友蕭翀取而校之既慮其雜而無所屬復惧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之若五七言長短句律併絕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首釐為三帙將以藏于家俟余兒之長而歸之其意不亦厚且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於學迨壯而未之充既強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往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輒不覺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咕囁嚙啗而不能以自已於言者譬猶幽鳥之鳴春秋虫之既寒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張氏族譜序

古受姓命氏莫不有所自而各尊其所祖若周之姬啟之子夏之姁是已姁之不可以為子猶子之不可以為姬也是以古人謹之後世宗法既隳氏族滋紊憂良者或詭異以遁身孤微者或因親而托迹夫從外婦則贅婿者混之也子從繼父則隨母者淆之也懵於禮義者既不知所以自明徂於習俗者或不知所以自辨由是天下之姓氏不絕於無後而絕於有後者恒多矣夫有後宜未絕也絕於不祖其祖而他人是祖其為絕也孰甚焉然無後之絕天也有後之絕人也天不吾絕而人自絕之不亦大可悲哉吾邑爵譽張氏五代未有為殿

丞某者由金陵遷廬陵之長蘆傳若干世至某嘗為池
州太守其孫某始隨其舅氏米居泰和遂冒尹氏姓迄
今若干年卒未有能正之者某之七世孫質始奮然自
樹一按其譜而釐正之張氏之本支遂粲然顯白於後
世矣嗟乎若張氏者豈非余前所謂孤微者或因親而
托迹者歟何其纏綿隱約而益盛也夫能使孤微之系
潛培默持於歷世之久而不至天關謂非尹氏力焉不
可也然使張氏不延以蕃則後世雖欲復氏之奕其後
延且蕃矣使質不知學以亢其宗則必徂於俗安於常
而亦不能以自拔矣今張氏幸而有後又幸而有賢且
文若質者焉豈非天哉吾知其世將遠而益大矣於是
已而有以質學行羣天下之士應徵于南京其至也力
疾辭而獨倦於宗譜之正如此故於其告歸也書
譜之右以贈之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三上叔燕都更為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修元史

目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

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迺未有成錄者加之

與竄徒存焉者寡豈所以各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

史太師宣國公某暨總裁官學士宋某等具以上開

命官採摭遺事以備紀錄

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

事而遠致之重惟地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
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某實
行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
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
南方群公載筆史館日顯然翹首比望呂君歸思亟
得盡發其所錄以大聘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
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
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于家因輯之為目錄者也抑呂
君方北時朝著墟矣守藏空矣簡牘亡矣舊臣故老非
死而徒蓋無有存者矣君為之彷徨憂顧竭心思日力
溯風驟雪鈎深挾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閭閻之
見聞上自朝廷制誥詔旨勲石謚議省臺章奏公府文
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續紀陵
碑塚碣之幽潛鄉評裨官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
天人災變之徵摠乎彬彬乎廣哉侈矣信一代之實
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饗夫調饈不專於
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
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效者皆明堂棟
宇之所籍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
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
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以

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惟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楊氏二貞婦序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旨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縣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

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成寇將大至民間風駭懼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躪覆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子將舁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肯去曰吾年逾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婦劉因相謀曰憶姑時姑病強舁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子外吾常以為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于此設不幸即偕死一室不尤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遂出追之不知所向乃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去矣不可他往即牽劉趨傍舍井冰俱自投以死寔是歲九月廿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子求其母不可得號哭于道武有告

之者因自縊視之信迺負屍出井瘞其傍為二墓焉
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
况於婦人女子哉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
或失其正故寧從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驅
故寧自找以不見不義為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
門之間唯諾就義誠克貞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
來平時號為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眩失守以丐須臾
之活而里巷閭閻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性之澁淡
於疏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能因人自
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
而康卒以壽終用靈焉余言如此其情際可悲矣故述
而表之為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
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
其報而毋乎起予為之泫然泣數行下文數年先生
沒起予益勤問學惘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
武三年余始去家竊謀于

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

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陂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
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
澤貞烈之義所以經于古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

崧書

蕭氏族譜序

自余為蕭氏甥歲時先母率負挈以歸寧於石岡之下石岡距吾株林不十里其地抱山而負江具林巒原隍之羨其園圃有桃李棊柿榴栗之植有菘韭瓜蓴芡芋之滋其陂池有銅鯁鯉鯽之畜蓮菱菰茨之秀泉之經于田者可引而灌田之環于門者可俯而稼也舅氏俱有子一人孟曰性與余同辛酉生季曰桂少余一歲與之慶而狎故余常喜來外氏其留也或踰浹旬月至忘歸焉當是時天下方太平田里熙然入無譁駭轉徙之勞家無乖悍狼戾之習吾外祖梅溪先生與同居從兄弟三人余舅氏兄弟與其從弟及其從兄弟五人每旦侍長者坐堂上褒衣角巾長身美鬚起居後先楫賓客接子弟陳說詩禮不輟於口食已即仕者各出任事幼者入學肄業老者時曳杖行田陌間既晚從一二童子尾牛羊行歌而歸余私心慕之自又以為吾所居不迨也間竊聞長者言宋季蕭氏有諱保孫為掌計者漕貢進士登仕即諱思廉之子也貲甲一邑環所居數十里園田山林未有清以他姓者後從文丞相起兵事敗家覆余他日偶過其門見古桂蔭森階甃宛然而墟墓中峙者驚問曰若之何而墓于庭也旁有搯手者曰此非所知也蓋是時掌計故宅為勢家奪久矣後數年余稍知讀書見外祖之從弟宇濟可者其言談舉止類非

里中所有者間以問諸人則曰是翁嘗奉命招降八番歷年而後返余因是數往就觀之翁夔余見輒以果粟相啖即舍果趨進曰聞翁嘗至八番、何地其入形狀若何翁笑曰童子何用知之然以余能問不得不為之言而所言者余固不能盡解也朝格九平人誘降者當得一官時為有力者搯之不報翁即日斥橐金買小姬乘駿馬以歸、即解衣荷耒以從農或時鼓刀屠肆間絕口不言當日事人亦鮮有知者死時年踰七十矣他日又見外祖之六世從弟字南可者魁壘迭宕腰大十圍嘗憤里舍光崛起叛義恒額、面折不少貸里舍兒百計中傷之雖困辱屹不挫其幻而孤也嘗挾冊出

樵休輒吟誦久之豁然自以為窺見聖賢微奧迺盡掃

註說而自為之言閉戶撰述十餘年人不得見嘗載其書遊江淮間從名公碩士註之後留豫章授文安公之門數夕以故恒不得家居註余以所業拜翁於興國之寓舍翁大喜曰汝固吾賢註相也因出所註四書五經令徧觀之且曰吾老且死註一女悉以付汝矣即推素呼酒引滿數十鍾啗肉至盡註器啻鳴傲睨氣槩超然自是別去余不能以繼見而亦亦客死豐城計往來外氏餘四十年間梅溪先生最先沒繼而濟可沒又繼而南可沒吾母兄弟三人不幸吾母先伯舅氏以沒又後三十餘年而叔舅氏繼沒於甲辰之兵亂至是不惟滄桑

今昔之變可感而蕭氏一門之所遭罹又有所不忍言者矣方桂之避亂也其母劉與之相失乃携其孫齊從人入山中比歸則廬室盡燬桂之歸不知所之既而聞桂亦死弃枯井中母哭之哀而病時無視之者抄兵至不能走竟與禍虜其孫而去時性獨與妻子奉其父走而東得俱全後以父病交始與其子辰還訪伯母與弟桂之骨瘞之而後去然對人泣涕以不能復故為比歲乃構材植修廢址返而更築焉於是性之子又目子而性亦隆然皓首矣余自洪武三年奉詔起家入朝為兵部郎中六年夏調北平按察司副使與性不相見者五年今年以余弟子

彥之來省也致其家譜一帙且為書俾序焉余敬覽而悲之因為書自余孩稚及壯歲以來所慕所見於外氏者如此而慨余不肖無能音益於外氏且忽以老若性之孝友誠篤雖歷艱備苦無強近之助而卒能返于故以華其將蔭而保其先業夫非前人種德培厚之所致而能然也宜譜之所以作也嗟夫君子之論世美也尚矣有薦貢以登仕宦盛如掌計慷慨入絕域立雋功如濟可剛介植義勤苦著文如南可在他人宗族中求其一且不可得况兼而有之乎然則梅溪先生之慶源碩果所以暢其生而達其混者又安得不於吾性之子若孫行間卜之哉按譜自廿七府君九傳而至梅

溪又三傳而至性皆克世文學今其旁近族從日蕃以歲則備載于譜余不能以悉論也自府君以下其名字行第與夫娶某氏葬某所備注而時世歲月之久近不傳焉不亦大可慨哉譜引注其先寔自金陵太守諱某始後南徙吉之峽江由是散而徙者凡三族其一諱某宋朝散大夫遷邑之木溪其一諱某宋金紫光祿大夫遷龍泉其一則性之始祖府君是也其事蹟雖無所考證然意其傳必有自故不敢刪而附存之以復于性以俟他日之考擇焉

西齋雜錄序

余弟子彥以洪武甲寅七月四日來省余於北平留西齋... 日不暇給且雞鳴而起日入而息其間得相... 者自酉至丑數時而已每張燈促席相勞苦外... 念則人之艱難悼稚年之荒戲以至歎先塋之... 宗緒之不競追慕悲泣或達旦不寐時有... 形諸歌咏或同韻而異辭或異韻而同韻手揮口... 更相評潤至會意慶輒相視而咲命童子進酒引滿... 五行或三行志氣酣暢談論益奇殆不知人間世... 有可樂如此否且北平故都也幽并古豪俠之所產... 其遺宮舊苑之繁麗通貴鉅族之雄富豈無可以娛... 通心目開拓志意者乎子彥方矻矻累足不出戶既不

一造亦不之面會司之庫舍有寄藏書籍數千卷子者
時從守吏假而讀之至手抄不輟遂成卷帙他日次然
執以告曰是行所得多矣世寧有忌而奪之者乎一日
為余作西齋記疊數百言余愛其文峻潔奇勁而前
後所賦之詩又皆沉致卓越詞渾而氣雄因取其藁為
次第錄之而以余之鄙謬附見一二蓋不自知其年之
既邁志之日荒才之日耗而非其敵也校茲所錄何異
魚目之間明珠珞珞之混荆玉當必有識者從旁辨之
余蓋不敢誣也憶曩壬寅秋邑有富田之禍余與子者
從中兄挈家避兵里良山中三人者日從巖谷間拾葉
字相倡和余嘗錄為東行集今茲錄繼作而中翁亦
引恬家居獨相望於江河數千里之外不得以共此樂
將非憾也耶惟余兄弟平生無能及人者獨富貴患難
之適然吾前曾不一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是
樂此其得於天者豈偶然哉子彥歸其以是錄獻於伯
兄當必相與箕踞林下擊鉢而歌之而余也又將兀然
悵然遐想於燕山風雪之夜矣南北相望何有窮已不
知白首權聚讀此卷當在何時謹識而俟之

送黃贊禮還京序

洪武八年乙卯秋七月太常贊禮即黃仁奉

旨監祀于北平遵近制也乃八月戊子朔省臣暨將臣
憲臣各率其屬有事于社稷越五日子辰乃祀風雲雷

雨與其境內山川以及城隍旗幟之神蓋備舉焉誠感
于千里之外禮洽於五日之中性帛榮盛登獻豐潔儼
恪在涖無敢不承君子謂是舉也邊守之臣可謂能勤
以從事太常之臣可謂能敬以將

命越明日贊禮將歸以余嘗與陪斯祀也未徵言焉則
為之言曰今行省之叅列於天下者九十有一而北平
為極北最邊其地荒漠而多寒其土鹵斥踈墳其穀宜
粟與黍其民狠鷙矯情輕業而寡謀一遇水旱霜雹蝗
螟之灾輒狼駭四散視去其鄉里墳墓如弃弊屣其奸
惡或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設行省與按察司以統涖八府之衆立都指揮使

司以緜屬十有六衛之兵故燕趙步數千里之境皆
然知奉法以向於治然有天時焉有地利焉所以變化
舒條闔關於冥之中宜必有赫然為之司宰而不可
度恩者此春秋祀報之典所以必推之遠而行之至歟
夫北平古幽州地也州之鎮為豎巫閭又其大者此
之恒山隸焉其次則榆管龍門工泉三壑與夫居庸
北紫荊之阨塞固皆北鄙之雄峙而要害者也水之
者為遼海其次則有涑澳易唐與夫澤沁滹乾滋
流而皆匯于東北之巨浸其為利也固廣然時而
衝陷啗決所以為民害者亦不貲矣風之作也則
栗烈至蕩沙排礫噓入僵馬而秋冬為尤盛其雨或

時不一降至木暎井枯或霖霈時之晦冥震激雲霧
運不可端倪若是者一失其行則昆蟲草木為之不
而六府三事有不得其治者矣六府三事不治則百姓
不通神又焉得而享之哉欽惟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稽式古先裁制禮樂秩群祀
格上下是以薄海內外神人率職雖遠遠萬里近若
陛呼吸指顧聲聞景從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行
矧茲典重監儀禮成報祀兵民協和而遠圍以寧山
出雲而年穀屢慶謂非順成之佳應可乎特見東海之
波帖而不揚掄閔之險夷而益固由是肆覲方岳并
于天又烏知不端兆如此則贊禮之南還也宜上有

祇復 明命下有以述守臣之勤而贊頌聲於無窮者
矣故因其別為之引而復系之以詩

夏日醮集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洪武十一年戊午夏六月既望余與子彥弟及兒子原
從行訪友於雲亭山中明日借易橋兄弟由後谷渡溪
口入黃岡憇大坪望三顧山徘徊久之退而過仁城蕭
氏蕭氏有均寶甫暨厥弟均顛者聞余與客至也出揖
客懽甚入其庭余故人子曾錫九疇在焉均寶導余登
臨清亭時門外赤日方熾風脩脩起庭砌間弗之覺也
顧視堦下有水行兩厓間廣不數尺深不及尋而瀏瀏
汨汨出沒左右縈而為帶折而為袂舒而為練澄而為

鏡引而為虹霓見其來而莫知其所自也見其去而莫測其所止也乃與衆客稍臨而觀之時弄而激之或掬而嚙之芳潤寒冽蓋佳泉也問其源則始於清潭之洪陂中合蔽原松門之小水自東南來奔放曲折九二百餘步始匯于亭又西走二三里許乃出洪陂之下流曰油潭者遂合而大注焉余嘆曰人之資於是水也逸矣若其始之斷地以導之復結構以臨之者不亦勞乎均寶愀然以告曰斯余先子之所為也自喪亂來斯亭斯泉之下鞠為茂草稿壤者幾希茲幸先生與諸君辱臨是泉之將湮而載疏亭之將壞而復新也敢具簡牘以請衆曰唯唯於是九疇欣然酌酒飲坐客自午達申咸縱觀而盡醉焉考之經傳謂江之別流為汜是水也其猶決而復入者歟且水之流而漫者多矣固未有潛行地中瞰薄亭宇而為人資說如此者也以余觀之蓋四美具焉其性至順可導而不違也其體至平可制而不暴也其容至朗可鑒而不渾其用至廣可漑可飭可濯可灌而無不足也今幸與諸君考論四美觀以成德則登高能賦可無述乎矧均寶甫金玉君子弗汚於世而均顯以台州學政時亦養童於家迺得與諸君遊息於斯無風雨寒暑之虞無跋涉沁遡之勞而有軒窻几席之適則斯亭之表也又安可少哉於是諸君樂斯泉之美幸茲會之難又嘉蕭氏巧於宅勝雅於尚文而尤能

不忘其先德乃取唐人詩泉聲到池盡二句各賦而雜錄之俾留亭中而余重爲之序又明日里友槎叟劉崧書

槎翁文集卷之十一

序

三衢徐村名詩藁序

古有采詩之官凡風俗之繆惡心志之邪正與夫政治之得失其汎然雜出於歌謠者皆采而錄之以獻于

天子於是前所謂繆惡邪正得失者咸於燕觀而考之而謂之風焉而風之云者固皆當時民俗之所為也豈能有如公卿大夫之才之學之所致者哉而聖人卒不輕絕之者亦惟以其美刺憂傷之間謳吟詠歌之下於凡人心天理之貞自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耳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是道也古今盛衰治亂之機恒與之相乘

於無窮而不息者也或謂刪後之無詩豈誠然哉三衢
徐君悤名端介謹厚人也洪武五年春以貢士起家拜
監察御史為 聖天子耳目以布衣疏遠之士一旦

正笏簪筆日近清光得言事不諱其風采固已巖然
廷陞之側矣未幾行郡南海按事浙江亦既罔不富畏
於心而周徧於事矣而凡咨訪引覽欣感憂思一於詩
乎發之者尤媿乎其有童而可歌可歎也又明年調
北平按察司僉事其所標所語又能廣以遠至能發積
年蟄伏之寇繩當道貪黠之胥此其行事固已卓然異
於人矣而興懷紀事之作又有過於南海與浙江者
悤名不以余之無似也辱與之言焉藹乎倫誼之淳悠
然忠愛之隆昭乎風雨寒暑之變易也燦乎昆蟲
草木之生息繁夥也歷乎城邑田里之艱易休戚也
舉言之而不遺焉是皆古之人將考行而采之於人
者今乃不待於外感取而自言之其視古者采詩之官
殆將過之矣獨不知古所謂采詩者果何如其人亦有
能如徐君之工於自言者乎其能工於自言者余雖不
可見然以二雅之存者觀之詎庸知非當時采詩者之
所賦乎采詩者之能賦與否未可知也其政事之施又
孰能知其如徐君之盡於已而著於人否乎嗟乎徐君
吾知子之詩不徒可以觀南海與東吳北極之風而已
得由是以觀於

朝廷卿大夫之雅亮亦莫之或過焉惜余不足與言詩也姑識余說而歸之

送王撫南歸序

慈溪王生撫自浙東絕江渡淮溯黃河走數千里省其父經歷公於北平之憲幕既三越月矣辭其父將復歸浙東來告別其言曰撫之省吾父以至於斯也寔奉吾祖母之命以乘茲幸獲拜膝下候起居承顏色矣竊懼留滯日久無以復命而慰其倚望之思然去住從違之間誠難乎其為情者先生何以教之余察其色若有戚戚然者因告之曰嗟呼生寧以子之必不去其親夫然後謂之孝乎蓋不必盡然者矣自惜人子之欲致榮養者未嘗不欲仕而仕者恒不能不去家而違其親夫固非樂去而違之也勢不能兩全情不得兼遂而况道里之阻修風氣之異宜與夫習俗之熾惡不齊有不能使其親舉安之而無違者於是人子行役瞻望之際始慨然有不足於其心也多矣若生之端厚通敏好修而善學又能入而事其大孺人出而省其嚴君使高堂念子之懷游子將母之感交輝而兩盡豈非孝子慈孫之能事哉余聞慈溪山明而水秀陸環海錯指顧而具太孺人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康強而難老非天之施報善人不及此生行矣春河流漸風帆南迅升堂拜慶奉觴稱壽當必首以經歷公之所以畫諾所以平反所

以勤事守職者歷告於太孺人焉當是時太孺人之見孫猶見其子而生之所以事太孺人者固即所以事其父矣矧生年甫冠其於事親之日方長而未艾者乎主行矣其慎毋以去其親之亟而戚之於斯行哉余也不幸蚤失重慶又抱未感五十幸及祿而親已不逮矣觀生之父子祖孫三世間竊悲而思慕之故於別也不忍觴以酒而重為之言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仁存方論集者廬陵鍾君本存之所撰集也論若干首方若干首通為若干卷本存究心是書餘三十年其參考折衷雖若出於一己之特見而貫穿出入無一不悉於前賢之所已言者大槩以灵樞素問為本而以長沙張氏林和王氏為宗介然不徇於眾不惑於俗不疚於利而所以為之言先後緩急者莫不具有其法焉本存何以能若是哉推其淵源遠有端緒蓋自其先世嘗婿於郡東丹砂之朱氏朱氏有字友亮者遇宋季國鑿嘗入侍疾遇知熙陵及其暮年乃以所以傳之子若孫者傳於其婿而鍾氏之鑿遂焯然名江右迨本存既三世矣本存天資明敏論議暢發自其壯年周遊魯齊濠趙間凡傳頌之士無不交而奇奧之書無不覽故能造詣精深體驗切實要非苟焉駕之者以自驕者也尤個儻重義其赴人之急如拯溺救焚惟恐不及而未嘗有

一毫計慮之私故其平時得於家傳師授之餘者尤汲汲然惟恐夫人之不知而世之不傳也由是修辭以達其意著法以嚴其用如品劑主佐錢兩生熟為湯液為圓散者諸方之謂也風濕寒暑虛實強弱為內因為外感者諸論之謂也譬之刑書論則其議獄之文方則其斷罪之律也苟毫釐有差則死生為之易位顧可得而易言之哉是知律之斷固不可不嚴而文之議尤不可不盡此是書方論之述所以互發而兼舉也歟然是書必題之以仁存者豈非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鑒之為道乃所以有夫生物之心也欤吾見是書之行也遠而有功於生人也大矣或曰本存乃翁字仁可著以仁存亦所以不忘其先也是尤可嘉也余故喜而為之序

送蘇平仲先生還金華序

金華有博碩介潔之士曰平仲蘇先生年四十而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其性恬逸深靜而不揚其心微妙精密而不肆其言語簡實而有倫坐一室或終月不出門戶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其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否則先生雖未嘗拒之彼固憚然自不敢以瀆進也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雷雹之紛然者交於前金壁寶貨錦綺器服之爛然者陳其側一身之勞悴飢困與夫世之可欲可樂之雜然者無不叅錯起伏於其左右而先生曾不一動

於其中焉故能觀變於上下古今數千年之交達識於
天地陰陽人物變化之會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為
之要蓋莫不條達而貫揔精悟而神契也由是抽其緒
於不可行之端騁其詞於不可言之妙燦然如星芒而
日麗鏗然如金鳴而玉振沛然如河之下決而海之東
注也觀其默縮冥構不啻俄頃而脫之於口著之於筆
者已屢然數千萬言而不可窮止矣此其過於人而
得於天者豈偶然哉方洪武三年秋余備員為職方郎
中始識先生於監學先生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
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而莫之敢後焉未幾竟以
疾辭翰林之命而歸當是時非惟余為之悵然若有所
失凡士大夫之知先生者蓋莫不惜之欲留之而不可
也後八年為洪武十年春正月今翰林承旨宋某以請
老歸就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公乃
舉二人對其一人則平仲也其言曰有蘇衡者臣鄉人
也嘗由學國正擢翰林編脩雖以耳目之疾辭歸然其
人博學飭行為文詞蔚瞻而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平仲以二月復自其山中承名赴
京其始至也自宰執而次咸躬禮而候之先生懇欵誠
篤具以疾對如辭編脩官時語明日入見奉天門
上屬視久之既退問群臣以其所志因以其所對者

奏 上然之 勅賜官段表裏各一寶鈔一十貫乃遣
以還先生拜舞受賜欣躍就道於是 朝廷之士又無
不為先生歆羨歎慕者余時適以入覲來自北平與先
生會館中蓋別八年而始得一見之不浹日而先生且
歸其將何以慰睽離之思而行屬望之情哉則為之言
曰今天下一家群工百執事之臣無不布列在職故人
才無高下大小皆踴躍就用譬之陽明當中萬類畢應
者夫孰有能自外於照臨之下也哉惟承旨不以先生
之所不逮掩其所長而必薦之者事君忠也 聖君不
以其所長強其所不逮而終縱之者待士厚也臣忠於
下 君明於上天下之治有不翕然相成者乎先生色
笑從容無適無莫既不榮於再進亦不恨於終退其於
夫也猶始至焉余所謂憐碩介潔之士者非斯人欤明
日與先生別於龍河之上乃酌酒而重為之告曰先生
望重於 朝廷行學於天下其文傳其言立有不待後
世而知子雲者矧在昔成均之教所以為 國家樂育
等義而培植莖葉者方彬彬乎進用之有日又安知河
汾之教不丕顯而大行矣乎余也遭時而才不逮有志
而學不克其負愧於先生也多矣異時幸遂放還當以
浙江一過金華山中以求所未嘗見聞者先生當必
以終教之也

送王縣丞赴黃岩序

洪武十年春 朝廷以國學生試庸而久勞於外者
授以各縣丞簿之職而南北異調焉既又念其將去
日遠且治裝之不易也乃命中書凡有親在者皆量
給假俾就歸省然後之官又人賜夏衣一襲寶鈿三
貫 恩賚於上情浹於下一時奉命承寵相顧動之
舞於 闕廷之下踴躍於道途之間蓋菁莪振
相屬而胥慶也噫盛矣哉於是此平王復明初以
縣丞歸拜其親涑水之上辱過余為別而請言焉
嘗公檄督事於憲司余始與之識及余考滿入覲又與
之相見于 京師茲再游於斯也明初又適歸省而過
焉余知明初者也使其行而無所覩於余 猶將強而
告之況於其有所望而辱請者乎惟國家尊爵重祿雖
名秩有大小然不可倖致惟賢才是與煥然一洗前代
資格之陋然其於諸生也視他選尤加意焉其始必升
之大學以培其本次必試之武功以驗其才及其任之
也又以優之賜予以作其氣其法可謂至謹而意可謂
至厚也夫丞所以貳一邑而切近乎民者也故凡政事
之施徵令之法雖亞於令而旨所誦自主簿而下若典
史與吏則又所觀法而受成者也近代自世蔭外惟進
士為尤重然非積之以數十年之功苦學問又必旅進
退角勝負於數千百人之中然後幸而一獲焉非老則
困矣及其懷牒就道視息憊然親庭重違曠之憂途旅

有羈栖之色若是而欲其發舒志意以少展平素難美
今子之往之其心寧有所不得而將待於外者乎夫持
無不得之志則內外寧而心可以無累矣挾無所待於
外之資則志氣廣而政可以有為矣矧子之先世為名
卿大夫固嘗接武法從而馳聲風紀者乎則所以襲類
承矩而小施於一邑者宜無往而不得夫豈若山林枯
槁之士一旦卒然寘之於所未嘗試之地也哉子行矣
聲光藹乎鄉閭榮寵溢於佩服行色輝於道路可謂有
及親之榮而逢時之盛者矣茲往而蒞政也將見年日
益壯氣日益充而智日益明其高思所以淬礪振拔俾
下無辱於其先而上有以報稱於國家也哉異時初
蒞山海之區聞有異績焯然自奮以起者吾非子之望
其誰望故於別也序以屬之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今年春二月余留京師會僉憲徐君林名以白命
自此平繼至與之相遇於會同館俄有葛巾布褐頽然
而癯者趨而請見對名曰此余外弟程子正也其進退
澹然可觀余固已心異之及戒舟治歸同載於蓬窓
之下與之相即益密則見其曰用起居几衣服飲食先
後緩急之序與夫書數之將有無可否之對莫不靜治
有序非惟叔名信愛之余亦未嘗不顧之而心悅也午
或聚飲不酒人沾醉至汗漫相枕藉子正則未嘗不飲

飲亦不至醉其容止巖然固自若也余甚愧之間獨後
首內顧若爵而不樂者久之余以狎故誚之曰子得無
有異思乎村名曰否々彼憂在客外久不得見其母耳
余由是始惻然又知子正有母之為可念也間為之談
古今辭旨可通解者子正輒竦而聽之終日忘倦既又
必為之憮然以蹉惋曰奈何余少日之弟及也今雖喜
之噫其將老矣余將何以見先人於寤寐間哉余至是
復大驚子正之志要非庸々以止者也他日進而諏其
先世之自子正愴然若不能自言者村名因告余曰昔
吾鄉有三程先生其伯氏曰表者以貢士下第由婺州
麗澤書院山長後以同知温州遂安州致仕其仲氏曰
楨者以博學茂文為後進師表則子正之父也楨之季
曰遂尤力忠厚以世其家晚而無子故楨命子正而之
後今子正之母則實先人之女弟而余之姑也故余於
子正有內兄弟之好焉余聞而益敬之後余與村名還
司既三越月將日從子正求聞其三先生之文之行之
美以自勗而子正且浩然有歸養志矣一日介村名來
徵言嗟乎世之飭其冠衣銜其世資岸然自詭以入者
孰不以為貞適用之具也哉然而處煩而動勸遇事而
眩愕履寢顛倒之失措握筭縱橫之不知若人者余固
竊悲之矣而亦豈子正之所願為也哉吾嘗評君其通
變不拘近於智其沉毅有守似乎勇其感激憤切頗有

志而惘歎無忤又善與人交是皆難能也譬之巨室之店泉嘉品之醯醢而良藥之苓朮將無適而不宜者世亦安得而少之哉余幸與子正處久而知深於斯別也

送陳德中歸省序

永康陳德中以國學生分教濟寧之任城縣既三年矣則告於府公與其縣之大夫將謁假而歸省焉會余以朝覲歸自京師道過任城而德中來別余雖以未感之下然聞人之欲省其親也未嘗不為之歎嗟以

歸焉及抵北平德中乃介其友王搗來徵文余謂德中以甚富之年當太平文明之運與聖天子俊造之選乃獨得以文藝出教魯邦為弟子師茲又獲南歸而拜其親焉難矣余觀德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口與之處淡而不厭循然自持而不為矯激之行是雖其資稟有過人者而家教之力焉可誣哉然定省之禮既久曠於晨昏之際而溫清之節復三遠於寒暑之交宜其心於此有蹙然而不安者矣今其促裝於東魯之邦汎舟於徐泗之水迢楚州經維揚絕大江入京口以道夫東越之境而歸焉將見望其山林城邑而喜矣况於其鄉里乎見其父老

子弟而悅矣而况於其親乎吾見親勞其子、拜其父
欣、手色咲於一堂之上而仁風美俗藹然自形於浙
江千里之外將不曰陳氏幸哉有子如此哉則由是承
命膺秩以致其親之光且顯者宜必兆於此矣余也學
無成而老將至祿奉及而親不逮則於德中之別乎不
為之低仙歎息而不能以自已哉抑子之宗宋季有龍
川先生者忠孝人也子歸侍之暇幸訪求之鄉人追老
或有能傳誦其雄文卓行於山岩草野間有可以厚風
俗厲士氣者他日由來幸以告焉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嗣慶在

京師與余氣同族其子也與余為同道而又

與余同姓然其去此而歸也復與余同郡焉則余於嗣
慶之別能無言哉夫同姓則情戚也同道則志合也同
旅於外而凄然有相顧之色者感其去鄉之同也今嗣
慶往而南歸而余復北遊焉余烏能以無言哉吾聞嗣
慶為故汧陽史君諸孫富於年而幼於學其嚮用之日
迺矣若余之遭時竊祿曾無裨益於萬一徒悲年之邁
而悼學之荒固不敢信其迨之果同也矧其據席講誦
卓然為侯門賓師有尊榮之禮而無趨承之羞視余之
僕馬蕭然曰承伺辰酉者又烏敢謂夫旅之同哉直姓
與郡為同尔然余宗自泰和君之宗自安成其果可謂
姓之必同乎且君東書南歸拜慶堂下而余違、奔命

北平去故鄉而日遠將非同鄙而異趨者邪雖然君子務於學既厚其所以基貴於用必慎其所以進退時也用舍命也而彼此遠近一致也吾何庸計同異於其間哉子歸矣探道義之淵深樂山林之清茂吾見學成而道充氣完而志裕固將與於余之所至則後之所遭者其光耀宏達又烏知不以告之

贈鑿士郭和卿序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非精於理而周於情狀者不能察而識也是故陽虎似聖人而項羽與舜皆重瞳子匪惟人也惟物亦然蝨缺似玉魚目似明珠鉤吻類黃精而蛇菌類香蕈非惟物也人之情亦然怒盛者或咲喜極者或神色自若豈惟人之情凡疾亦有然者矣是故傷寒似癘陰證類陽證類陰而血盡似妊娠肺癰類咯血吾嘗欲著其說以驅俗父而未果誠以辨之未精察之不至則墮於失人流於不智甚者禍其身而害於人豈不可畏也哉王宗顯余姻表弟也其祖存介先生博學篤行為元名士暮年失子嘗挾二孫坐臥而訓之年九十餘乃終宗顯其次孫也自余與宗顯別而宦遊于外將十年及歸宗顯來見其色若戚然有不得者余問之則曰余妻不幸有瘰疾今且咳血矣奈何余因勉其更求良醫蓋世未有疾而不可療者一日復來着色

豫而言暢者復問之則欣然告曰昔者之疾今愈矣方疾作時以爲羸瘵而進温益之劑者皆是也故藥進而疾加未有不以爲危者近吾鄉有和卿者聞而來視之見咳唾在地有瘀血與膿相糅因問病者曰方咳唾時口吻間有腥穢否乎曰然又問曰其血將上壅隘於喉噤而自咳乎將咳而後出乎曰直先壅而後咳耳則咲曰余得之矣此肺癰而非瘵也因更進理肺藥不數劑良愈矣余聞宗顯言因歎曰世之冥行瞶聽而誤認形證妄投藥劑者衆矣豈惟肺癰若瘵疾然而已哉辨之不精而失人則陷於昏察之不至而不智則蔽於愚禍其身者猶及於身而已害於人者其禍豈有窮已哉若和卿者庶幾其精於理周於情狀而有過人之功者矣抑余聞昔張子和視武陽仇氏子病以發寒熱非骨蒸而為肺癰藥之果效此蓋以脉與形色得之有不待見膿血而逆知其然者也和卿宜必有見於此矣宗顯遂起謝曰世謂古今人不相同可乎請書而傳之余將以贈和卿而驅庸醫之惑者

閒中風月序

風月在天地間何所不有而人或不能有之惟無所事而安於閒者乃能得之以為己有而閒固不易得也是故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雨沐而水食辰出而酉歸甚至鍾鳴漏盡而不知止此其人之身與心若瞽若

狂攘、汨、以馳騖於膠葛紛靡之場其於寒暑晝夜
且不能自辨而况於尋常之風月哉古今詩人言光景
之佳者類曰清風明月而論人品之高者亦曰光風霽
月至形容其所樂之至則曰吟風弄月是風月在天地
間固不待招之而後至求之而後得也然而世人具耳
目者乃反若不見而不聞之何哉其心必有所繫累而
不暇及者矣若吾邑洵溪郭君德祥蓋亦庶幾乎余前
之所謂閑者他日示余詩一帙題曰閑中風月余得而
諷詠之則知天地間之風月人不能有之者君乃舉詩
而有之且有以充其志而發其蘊焉故能捃清明於筆
端陶光霽於眉次而又旁搜遠紹近求廣攬所以吟且
弄者一於韻語乎發之非無所事、而安於閑者能若
是乎德祥年幾七十無少壯馳逐之勞家有令子無公
私酌酢之擾而又依山林之靚密樂治世之清寧宜其
縱心任運超然天地間能有他人之所不能有乃復取
以名其詩若私幸而獨專之者是必有見矣豈誇語哉
若余竊有志於詩而少也奔走於衣食壯而濫祿於朝
行侵尋於衰病所喪多矣茲幸歸老林下方將少希一
日之餘閒則山中方來之風月尚當與君分半席而細
論之未晚也

虎溪蕭氏三房族譜序

古人莫世繫以明昭穆必謹譜牒而著源本疏者所以

合其異於同也然源之遠者至流分而益殊本之盛者
至未繁而彌異故各親其親各尊其尊者有之矣豈知
其初本一人之身也哉自世教不綱宗法不立人無所
統屬甚至不能省其祖父之名諱者有之矣况世譜乎
嘗求其故愚不肖者無所知而不能有為才且賢矣雖
或知之而又不暇於有為幸而有志焉則前無所徵後
無所述非蔽於忌刻則牽於憎愛親切者或以貧賤而
見遺疏遠者或以富貴而強附於是世之譜繫始誕漫
而失實者多矣可勝歎哉廬陵故家蕭氏為盛而莫盛
於吉水之虎溪當洪武三年余與德瑜蕭君寔全被
徵及仕也又聯事於西曹德瑜有學行有材諳余甚敬

之及詢其所自則固虎溪派也又三年德瑜出宰長興
明年余亦改官北平德瑜以余嘗狀其大父秘書府君
之行也書來告曰吾蕭氏由虎溪而散徙者本一族而
往時修譜者乃各詳其所自而不之及嘗欲續而修之
顧官守于外顧莫之遂念吾群從兄弟與靖若九川
若思高之所共祖者琛也琛而下始拆而為四曰鏡方
曰馬塘荷塘曰平田曰虎溪今由余兄弟視子若姪之
相繼者十有七世矣長幼不啻數千指然而居徙不啻
慶吊之禮或有所不通名字不聞尊卑之序或至於無
辨其幾何而不為路人之歸乎今與靖慨然有志於斯
得合四派而為一譜以貽其後之人今幸成矣願有以

序之且以傳不朽也會與靖亦憊以序文來請則按
而述之曰蕭氏本長沙出唐宰相復常觀察湖南之長
子儉而下七世以避馬敦亂歸江南故子孫往往散
慶廬陵間其徙居吉水之虎溪則自宋乾德中儉之後
有諱吾生者始也居生四子曰祚曰俊曰琛曰操而族
益以蕃其始皆未有譜元大德間操之十四世孫甲叟
昉起而自修之後泰定間俊之十世孫惟高亦自修其
譜若琛之四世以下槩以各自有譜與不知世次而略
之非徒畧之蓋有不勝其錄者矣宜與靖於此有不能
以自己也初與靖之十二世祖式有田庄在虎溪之徑
頭至九世祖元德始遷居之則今鏡方是也九川之祖
瑞與其叔父德高以大德間復自虎溪而遷于廬陵之
馬塘尚塘是皆為琛仲子嵩之二子暹與晏之後德瑜
之四世祖賢思高之祖資皆為琛幼子勝之後而資則
遷于廬陵之平田賢則仍家于虎溪去也後先四百餘
年更歷數朝而琛之子孫代有顯人蓋蕃以衍豈非盛
哉目世變以來故家文物凋落殆盡而與靖獨能寶藏
其祖父前至元中所紀錄圖本歷數十世不墜旁徵互
攷以成其編彙之志豈造物者陰相默佑故違之以有
待歟觀其本支旁殺聯屬有序仕宦墜墓紀注有要近
而不遺於卑踈遠而不附於華顯有幽述之實而無愛
忌之私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宜斯譜之所以繼作也斯

譜作而蕭氏之族庶幾完而無遺矣俾後此復有如與
靖者出則斯譜之錄豈特十七世將百世可徵也余惟
蕭氏故名族其子孫方興而未艾既而德瑜之請又嘉
與靖之能故其後以亢其宗也故不俚辭而為之序

月渚圖序

晉人以清談自尚以理致自高以風日山水自放雖其
造詣時有淺深事為或有踈闊要其旨以次必不可使有
一毫塵俗之點滓如蟬蛻秋露龍遊空此豈容以形
迹拘而彼已限也哉吾姻友袁文德達修冲逸而志慕
古人嘗為余道其家月夜泛渚事心然慕之他日以
山水圖一幅相示且歌曰於此有月可以吟覽於此有
渚可以游泛安得君子解后此逢江空月寒吾將曷從
余因憶往年舟過采石倏風雨晝晦波浪山立使人魂
飛膽掉四顧茫然不能自止乃今圖畫天然境與神遇
有如此者亦奇矣我羨喜而和之曰維天有月何時可
掇維江有渚孰與容與漸非謝尚子乃彦伯百世一時
聲感氣格於是文德舉酒於明月之下放歌於清渚之
湄但覺天地登虛而光心毛髮岩谷陰呼而鼓振金石
不知為僊邪夢邪畫邪今邪昔邪抑余前所謂如蟬蛻
秋露龍遊春空者固不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矣更其
中亦豈容有一毫塵俗之點滓也哉是月渚意也言故
為之序以道之後之覽者寧不超然有會文德好古之

心而思月渚會遇之勝者乎

蕭九川詩藁序

初藁者九川蕭君所錄之詩藁也君世居吉水蕭望之陽在宋元間其祖父為名宦鉅族而九川為佳子弟其其才情俊逸風致沓沓好交遊四方大丈夫凡登山臨水感時懷故觀物考藝一於詩乎發之而未嘗有喜無聊之色蓋其有得於居養之素而家教之厚處可知矣自余洪武庚戌去鄉里竊祿于

朝者幾十年今年夏始遂歸田之願而不自知其將老矣其遲鈍枯槁不為朋友弃者幾希獨九川以文字舊好時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談其先世交遊文物之美故余獲有聞焉既又以余為知詩也持其平生所賦歌詩類為初藁二而就余評余既辭之凡三四往返而不厭則評之曰君之詩其清麗如夫容出水光采奪目其簡淡如劔登在列而其款實自異其蕭散如空山迫者其豪岸如說劔壯夫其神完其氣逸其意遠要不可以節目拘而淺近觀也此豈非其家教之厚而發於居養之素者邪若余也妄徒有志於是而不自知其志之衰才之耗年之邁已不足以與於知者列矣君少余二歲而精力風采類老景人而過於余方辭謝州縣薦送而益肆力於詩其進寧有涯哉異時練達平實造詣深遠而復有君焉吾慎其將不給於評也是為序

三窟詩序

鄱陽曾侯振遠為吉水之三年其屬士錢瑛持三窟詩
若干首來徵余序余因詰之曰三窟者何曰揚君伯睿
也揚蘭谷也侯也二人皆賢者也窟之義何居曰彼皆
薄富貴而安貧賤者也然則三人者皆未嘗仕乎曰伯
睿蘭谷固未嘗仕若侯則既出而仕矣曰既仕矣奈之
何一其窟而與之並也曰侯能不忘乎故不変乎塞若
無異乎二人之窟者也故曰三窟焉嗟夫窟者天下之
所甚惡而不欲以自名者今三人獨共樂之復取以自
名焉豈不過人遠哉若然則余知之矣昔者嘗見侯文
水之上雖其縮墨綬坐黃堂擁騶從以治百里之邑意

氣若甚張然其布衣糲食冰蘖自持蕭然一寒士也又
嘗見蘭谷矣雖其肆志江湖翔上藝圃若無不足者然
勁若霜栢堅逾鉄石毅然一奇士也獨伯睿在安六未
嘗過江西不得與之相見然視其友固可以得其人亦
二君之流歟而世或以窟而疑於侯者彼蓋徒視其外
而不察其中者也眩於名而不究其實者也視其外不
察其中眩於名不究其實非知侯者也知侯者必不疑
於窟不疑於窟者必不惑於其交何也窟也者天下之
所弃而士君子之所守也守其可易哉吾固觀所守以
信於侯知侯之能不忘乎窟者即能不負於其交者也
退而不負其交者即進而能不負於其君者也易稱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果何往而非君子之道哉
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斯言也乃所以合之為三窟
而無間也與詠乎詩者既系其後余知侯者能無述乎
作三窟詩序

贈任保宜序

史稱二世為搆道家所忌而記禮者曰鑿不三世不服
其藥夫鑿與將異道也故將不必世而鑿之世必累至
於三而後可信不然其禍將有慘於兵者矣可不慎哉
昔太史公傳倉扁往極方治變恠之說未聞有論次
其世者何也余蓋嘗疑之吾里中有任氏以業鑿名家
自余為童子時聞其先有榮甫之子迪吉老而
余長始獲交其子光德今又老矣而見其子保宜
何是家世業之多賢也然余聞光德既克承其先復善
教其子每診疾必携以往其然也則曰然否則曰否
或曰似是而實非也或曰將盛而未作也欲退而猶戰
也父子至相辨詰問難必斟酌損益以歸於當然後哉
而藥之故其藥無不聖而治無不效者又其赴人之急
無風雨蚤莫皇然如疾之在已而未嘗有遲留顧望
之色問之自其祖父咸然矣吾不知任氏前後所活幾
千人其子孫之業雖百其世可也而奚止於余所見聞
四傳而已哉他日劉君節文嘗德君起其疾而無以報
也乃徵余文以美之夫任氏父子之賢入能言之何

待於余而節文必余文是徵者豈以余之言為足信乎抑嘗惟昔人論技之精者謂父不能傳之子子不能得之父此非公言也何也凡技者人之所能也彼自不能傳與得耳其可廢於天下哉其能傳之又能得之若保宜父子者可謂過人遠矣余故著而叙之以自附太史公傳倉扁之遺意

沙溪劉氏靜安亭詩序

吾邑東南多大山有雲氣一河出焉盤屈群嶺間行四十餘里至沙溪始演迤而平放溪之陽有劉氏世居之若明道者又劉氏之傑然者也余二十年前嘗避地其鄉時兵亂四起民無所托足明道與其從子方東奮田里倡義勇率其衆雜耕扼險思保障以有待然當是時豺狼狐鼠狙犬出沒如鬼蜮言石為之摧風沐雨草居蓐食雖欲一息之暇逸寧可得哉版圖入

天朝民始得養生送死以相忘於無事而君之齒壯且日老矣乃洪武十三年夏余自南宮致仕來歸他日再過之適劉氏治亭新成或予以靜安名之者明道以余故徵文余惟人孰不欲靜而安者然人之有身不能以靜而不動不能以靜故不能以安焉豈惟身然哉惟心亦然何也事物之來無窮而嗜欲之機不節則固有汨而撓之引而抆之者矣而况禍患死喪有以怵乎其中而變乎其外者哉今物不此羈人有定志里巷無犬吠

之警而上下蒙奠枕之安則君之為斯亭也庶幾乎清
明幸會之逢者矣當其春台凝滋不見行迹夏木繁陰
時聞禽聲君憇而息於斯也有琴瑟圖史以為耳之娛
有几席盤盂以為口體之本入有子弟之共事出有賓
客之從遊而無不自得焉則吾之心豈不凝然而益靜
晏然而遂安也哉視向之矜鼓畫鳴人相視失色至鷄
犬驚草未動而遑々無以之而歸者今果伊誰之賜哉蓋
必天下一於靜安而後山顛水瀕之民無不得以蒙其
澤而享其樂斯樂也固將田吾之一身一家推之以驗
夫一鄉一邑之盛由一鄉一邑斯又可推之以驗天下
下之治之盛矣豈徒築蓋木石為釣遊詩酒之地而已

吾儕餘年得以優游於此者固皆

上之賜也其可忘耶宜斯亭之所以名也於是諸賢咸
嘉其賦誄之而余為之叙

橫岡袁氏族譜序

袁氏族譜袁氏族也袁氏德齊之所輯也譜成德齊
奉徵之且致其從父之言曰某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
者十有三人上泝吾祖若父之既往下視吾兄弟子姪
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數指然而遷徙不常絕
不一大懼危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
無所據也念昔吾從妣祖吉明與吾從伯福可嘗編為
行慶圖不幸遭亂散逸不傳吾先兄景亮景達欲重修

之俱不耒而卒今幸及吾餘齒與吾從弟從善命諸孫
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袁氏
之譜不亦幸乎按袁氏本金陵人五季之亂避地始居
西昌邑西之袁家巷族大以蕃至宋元祐間兄弟又析
為三一居萬安之株唐一居吾邑仁善鄉之鍾步一居
雲亭鄉之橫岡其居橫岡而可考者則景甫之始祖孟
成也孟成之子季茂又數傳至義鄉紹興間以貲力信
義為鄉都官與其子從義奉命行經界法公正不欺鄉
民德之迨宋季勤王兵起所居盡燔故物無有存者元
初至元戊寅間義鄉之後有諱德善者則景用之高祖
也

遺缺則其當盛可知矣其後丁口千餘屋區倍之蜂房

水渦竹苞蘭茁烟火連甍絃歌接棟過者望而加敬遇
剋婚喪祭殯送有常度燕會有常期酒行有常教閭門
五世同一欣戚無間言焉每正旦尊長坐堂上子弟孫
婦以序列庭下歲以為常或小有忿爭尊者必聚群族
台之至為之面陳禮義誼諭勤撫俟其悔謝乃已退則
惴之不敢出一語為不義事復惴然如初有古之遺風
焉當其時富者挾貨貨走南北為豪商錚賈仕者效才
能食官祿為司征為夫長為從事官學者業詩書為名
士勤者服先疇為良農然皆知悻行務本有以樹立致
孜然稱其為素氏佳子弟也元季東南兵亂連歲乃有

甲辰五月心變而素氏流離焚劫疾疫之厄有不忍言者今遭遇 聖明海宇寧一自洪武建號以來又有四十年矣袁氏之族生齒日繁而文學之徒彬：輩出其後有不昌且大者乎故今譜斷自孟成以下凡若干世而生卒年月墳墓所在莫不詳要宜其之有請而德齊之有述也豈非賢子孫乎吾聞水之湮也其決而放也必大火之鬱也其熾而焰也必盛善之積也其發而振也必遠吾知素氏之世 其繼此而日大也審矣余家距橫岡不三十里於德齊叔姪群從間往：有姻戚之好文字之樂而均則實吾甥焉故知素氏為深然不可無以復其請也故為之序俾以示其後之人焉

東屯朱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族譜所以譜東屯朱氏族也東屯在武山之西尖星岡之北去邑三十里有良田沃壤千數頃瀕溪而負山其陂泉縈紆錯行阡陌間以達於溪者充眾庶非盛旱恒可得豐獲方承平時率數十金置一畝鄉西北彌樂土焉當宋季朱氏有別業在屯中潭州通判某之幾世孫曰林王者不知何時始奉其父少崧自邑西橋上來居之橋上本朱氏故家橋跨秀溪水環其宅當時論居室園池之盛莫尤焉嘗聞故老言朱氏由通判致富盛貲貨雄一邑田在連村落其兄弟子姪：不論他日出其門有貲致 焉石者至今邑之内外若市巷若

園池人猶以其姓名一則朱氏之盛可知矣少崧之六世孫曰孔高早失怙特立自奮治產業以承其宗其子：瞻悼先世譜牒之逸而無所系也乃斷自少崧為始其傳而可知者少崧生湫玉：生三子汝祿汝福汝壽汝祿生進可：生安素：生孔高：兄弟四人子瞻其季也初孔高無子母命子瞻為之後今子瞻有子名煜九八世至本乘者其可量乎余嘗歎古今興廢惟世業惟難保昔柳子厚遭竄逐繞四五年其城西田及先人手植已復空几穢斬伐所居善和里之宅亦三易主矣而朱氏乃能心其東屯先業以長子老孫於二百餘年之久不惟不喪又從而斥大之豈非難哉今孔高父子方循：然內誠於奉親外勤於事上暇則課僮奴力耘耔以無廢甘先疇復延師取友教子孫以無忘其先業其尊祖裕後之心又倦：如此則自今以往歷九世十世而益盛者可知矣火之燎薪久鬱必熾又豈無繼通判之緒而遂興者乎余又聞朱氏之族有居今其竹者居江南點塘者居西鄉柱溪屯者皆同所自出也此不之載者譜為東屯作也作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吾邑仙槎鄉之丹山有羅氏世居之傳若干世有學者曰東海先生實踐力學教其子用賓為名士洪武十二年余自北平蒙恩放還見先生於丹山之陽幅巾藜杖

儵然物表時與余談兩家婚媾事未嘗不扼腕而太息也會

朝廷徵儒士時縣丞程翱以用賓應詔余力贊之既行明年庚申正月詔以禮部侍郎起崧于家比至

京則用賓已除知金州矣是夏余以新格六十致仕得再歸田里首見先生智而拜之以為先世積善之報先生笑而不之荅也他日先生出其所編族譜以示且曰將求子文以序之余不敢辭則書之曰按譜鼻祖諱光遠任唐為冠軍大將軍憤石敬瑭之不義乃棄官依党項南居筠州其後有諱恭者尚錢越王長公主徙洪之市必再遷廬陵之熈下族大以蕃科第甲江右有四世

三魁九科七第之語三遷廬陵之澤瀘有祖塋在金坑焉後又諱安強者好遊獵至西昌之仙槎喜其山水明秀始遷而居之則丹山始祖也安強之後支系日蕃而家業益盛迨宋末元興公私多故而羅氏微矣先生既早喪其父至延祐戊午先生之祖可齋與其母余氏復同日棄世先生在髮亂中坐視私業淪於豪族雖時有不平之氣然卒亦莫之支也既長即知以學問自糶粗衣糲飯晝誦夜思積五十餘年而有得焉嘗曰余於易詩書雖未能盡其精微亦庶乎略窺其涯涘矣初譜牒藏於從伯應驪所先生百計哀懇始得請而觀之然猶未能以完究也歲甲辰先生復挈家避地入山中先廬

與遺書數千卷一旦蕩為灰燼瓦礫而譜遂亡先生父子出萬死一生凜乎千鈞之一髮大懼宗系失據將無以示後人也故今譜斷自曾祖某始其上世次遠其下支系之斷者闕之所以傳信也其言曰一泓之微混不已至於演百支分萬派而朝於海者有源故也一核之微生不已至於發千條開萬葉而干雲霄者有本故也可謂名言矣崧以鄉里晚生不知上世事獨憶嘗侍先祖寶存府君聞言有妹諱某者適丹山羅氏早亡矣由今觀之則先生之從妣母也余敢無言我不揣菲陋輒據斯譜推序先生所述之意以為引俟他日金州宦成歸拜家慶尚當為斯譜大書之

槎翁文集卷之十二

題跋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往年鍾希浩奉儒學正教將赴韶陽余在豫章合能文之士十有九人賦餞南浦門外既別去君自韶陽秩滿且歸而余以羈游四方不能以時會視當時十九人間闊踈遠者而特甚焉余私心固惓惓不忘也後十五年余來平川時君以重聽請老于家鬚髮未盡白顏丹渥如昔相見道舊懽甚其子學祖出當時所贈詩一卷希浩請曰之十九人者今具若何余感念今昔為之惘然則歷苦之曰一中字元道山東人嘗以茂異薦為未

新校官汝礪河南人為盱江山長彞為白鷺山長伯虞
今名彞元由萬安教諭擢建昌教授益翁以提舉醫學
死湖廣而本則其子也若易之端慤康之宏博蕭之介
特皆吾郡士其餘若龔若王魏若鍾姚徐羅并沉存云
又有不能以盡知者矣天祐更名達字伯遠由建昌學
正歷富州知事今辟大司徒掾復初更名雲標以易預
丙申貢與余為同年其賦韶石而稱子高者今名楚則
余也余懼帝浩君或未悉其名字之更易而無從於考
德也因為書其後而歸之但厚於有道者亦有所觀考
焉

陵曠伯遠所藏康瑞玉和詩後

往時豫章鄧虛碧以能詩交一時賢士聲譽籍甚虛碧
死無後有女妻黃氏而黃氏之婿曠伯遠乃知愛其詩
而尤知敬其所交若龍泉瑞玉康公者則鄧之女也今
觀公所和伯遠詩其自序所以感念今昔推愛其故人
子婿諸孫者甚厚豈直詞章之美而已後公和詩之九
年為癸巳是春寇陷龍泉入邑首問公所在公老且病
方僵臥床上不起寇逼之公罵曰吾年幾八十受朝命
階七品官尚愛死乎即延頸就戮死之一子早卒有孫
胤後不知尚存否公物由儒官為廣東憲史終贛州路
總管府照磨官能文辭諳典故以鯁直常齟齬於世若
是詩結句以菊自喻則公之志可知矣嗟夫伯遠以觀

親而為其先友君子又因詩以知其為人伯達其後藏
之以無志康公期待之心則鄧君為不死矣嗚呼孰謂
鄧氏之後果無人乎

書文丞相蔡安撫遺像後

嗚呼此宋丞相信國文公與湖南安撫愛山蔡先生之
遺像也先生與信國生為同郡學為同業仕為同年當
其相與上下議論神采暢發亦一世之豪哉後信國崎
嶇兵間就死燕市而先生亦掛冠來歸以天年終豈所
謂各行其志者固然歟嗚呼是圖也可以表鄉國之尊
可以見契誼之敦其所以萬世不泯者豈不繫乎其人
之所存歟皇元至正六年丙申冬孟後學劉楚獲觀遺
像於先生之曾孫敏則家因再拜而為之言

跋周宜冲所藏黃庭帖後

此右軍所書黃庭經刻本後有宋望祐中諸先正及寶
晉齋論跋甚詳好事者併刻為一通以傳于世信善本
也母論晉代即寶晉齋所跋時距今已二百五十餘年
安成有博雅君子周君可庭舊於中州故家購得此卷
藏之且餘三十年至正壬辰兵亂其子宜冲不忍忘其
先人所好寧棄重寶不顧獨緹襲珞護挾與俱逝可謂
知所重矣按徐李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
黃庭為第七然佳本傳世者率不多見余十年前於豫
章鄭大回家見我朝泰定間清江苑公所藏黃庭卷本

筆意位置率相類豈亦嘗見此歟大同後以入石室
之書帶軒大同歿於亂石本存忘不可知而周氏子獨
能寶其舊物於離窳之日豈非難哉己亥春正月南平
劉楚敬觀而竊有感焉因為著所見者于卷末而歸之
跋張真人達侯遺像圖贊

青華張真人以至誠事天感無不應故四方有求者咸
奔走歸之至正癸巳夏五月吾州以旱告達侯憂之衆
謂非真人莫能致禱者侯即具書幣往候其來至則如
侯命為民致雨不爽侯敬信之今觀是圖侯與真人類
瞻後先若有所欲言者意其齋戒盛服以相從於致禱
之時乎而憂旱之色隱于眉睫觀者亦安能知之後五
年而侯沒又後三年為戊戌五月蓋不雨又踰旬矣其
侍生劉楚再拜而識其後

書劉叔清四清圖贊

世言梅蘭石竹為四清然四者恒落落不能以相合得
此失彼識者歎之今觀進士戴君晉明所藏宋劉敏叔
四清圖俯仰映帶於徑尺之楮而芳潔貞真之德備焉
於是淇園澧浦孤山大湖之隔越者如聲感氣格莫不
畢合其盛德君子方以類聚之兆乎若彼無名小草蕪
穢在側亦獨何哉嗟乎劉君其亦有所感矣後宋慶元
己未之百六十年為大元至正戊戌南平劉楚謹識

千文創始於梁之周興嗣至隋智永始為真草書而唐
歐陽之楷張旭之草又繼出乎其後而宇體之正變極
矣夫昔人所以恒喜書斯文者豈非以其字無重出有
以具衆體之妙而其源固本於鍾王之所遺者歟今觀
馮子敏所藏趙文敏公行書千文一通蓋律之以歐陽
之嚴而非拘發之以張顛之奇而非縱而又兼得夫智
永之圓正而適美者也夫書之道遠矣真者猶人之坐
立而行者猶人之行也觀其筆勢翩翩有回翔容與千
里一息之意豈造次學步者所能髣髴哉此其真蹟槩
無可疑者子敏工書而有志於古宜寶愛之益至也詩
不云平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尚博考而潛玩之則思過

半矣

跋鍾廷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昔朱元暉父子寫山水天趣高出前作者弗迨也今
觀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雪月晴雨晝夜人物之情
狀互見錯出於數尺之間而造次出奇又以意勝其亦
追縱朱法而自成一家者歟卷後有汪君所自題詩是
又一奇也外有鍾萬新王介夫七言長句二首介夫字
淑玉吾鄉先達年九十餘乃終為宋天章閣學士諱贊
之裔孫萬新本邑人自少以勇畧從軍有功擢打捕鷹
房提舉嘗與介夫遊而尤深於詩嗚呼斯人不可見矣
得見墨詞翰斯可笑廷方其慎藏之

跋張某所藏劉夢良掀篷梅圖

此梅卷作掀篷體僅橫見其中間一節耳然推其可
以庇數畝而不盡窮其勢可以凌千尺而亦莫之止也
華威覆而不亂枝糾錯而不枯又老幹時時作橫紋特
異黑色明潤意格高古當時錦屏山人劉夢良筆舊曾
於畫二城熊子莊家見梅障不異此不然恐他作者亦未
易及也此二十年前楊翰林吟窓先生為推官時於臨
川得之楚見於其家卷後有孫澹軒先生贊可考今張
君其又得之於劉方東所宣劉又嘗得此於楊氏歟君
清修雅潔尤篤好古今梅畫余見某所藏自述禪老人
西好圖有鷓鴣白鷺映帶竹石間者極清羨外其餘畫
又數十幅作者姓名亦衆然皆不及此嗚呼此奇筆也
矧孫揚二先達之所嘗贊賞者哉君其寶藏之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慰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古意者鄉先輩王原父之別字也原父於宣慰文公為
貧賤交宣慰公嘗為書古意二大字以贈之筆畫遒勁
觀者悚敬原父沒後四十餘年其孫佐始得諸名士為
詩文相與贊揚之佐既卒其子新又克寶藏翰墨以無
忘其祖父之澤間出以示余以余於王氏為通家子請
比次其文錄于古意字之左嗚呼使世有賢子孫若王
氏又焉有文獻不足之憾哉抑余嘗閱君家濼溪集見
原父公作詩以謝宣慰公書字之意老成謙抑尤可繫

見後來宣慰公之孫寓誠叙澤溪集又能接以為說媿
媿焉不忘其世好是皆不可以不記輒併錄于卷末而
歸之俾兩家子孫尚有考焉叙文凡二首詩三首寓誠
名其佐字以善新字明極澤溪者王氏先世所居坊名
即今具慶也

跋周氏先塋誌方錄後

右周氏墓碑誌文六通其一為宋故朝散大夫吉州史
君贈太師秦國公諱誥之墓誌撰文者知南安軍管城
陳沆也有辰陽史君諱利見者其子若江東提舉諱必
正且春史書諱必達及益國文忠公諱必大者則皆其
孫也言州之澤遠矣哉吉州六子十六孫其顯而可見

者三子曰利建宣教郎大學博士是為益國公之父曰利
謙右承奉郎通判靜江府皆無所述而辰陽獨有誌可
名者五孫曰必端必先亦皆未有述而江東宜春各有
誌益國復有神道及忠文

二碑豈徵於文而猶

不足者吾觀周氏之盛自吉州史君始而君之為政藹
然有西漢循吏風下此若辰陽之科名宦業江東宜春
之世澤治蹟皆卓卓可紀至益國公以盛德全福歷事
四朝其文章勛業盛矣備矣又豈勝錄哉宜其後之益
昌也余六世從祖常德府觀察推官諱令猷於益國公
為同年進士其卒也公為誌其墓至以昔者不能薦賢
負知已為恨他日察推君之子賢為淳熙庚子真士又

以通家子弟客公所嘗與讐校歐陽文忠公文集公之
薨也為辭以哭之哀甚今樓學士所撰神道碑中載始
末行事類可互證捧讀之次能無感乎敬識此卷末而
歸于公之六世孫鐔鐔字思忠其弟士廉皆敏而好學
能世其家凡先世遺翰故物寶藏於世變之餘者尚多
有之則是編之錄寧有既乎時辛丑四月朔世契生西
昌劉楚再拜謹書

跋達侯手帖後

右達侯正道手帖一小幅命余錄陳情表以示者也是
年至正甲午秋之九月侯感肺疾方劇而隣邑警報日
聞侯省料軍實按行營堡晝夜戒嚴不以病廢獨時時
思親為之泣下蓋深知城守不可違歸侍不可得而
終不能不慨然於定省之踈曠也侯有母年幾七十先
是奉以來既久之謂侯曰吾性若不遂安此者盍汝吾
宜興侯不能強留乃具舟命其妻若妹奉以歸至是不
見母者四年矣侯寡兄弟又年四十未有子而母之年
日邁則李令伯所謂終鮮兄弟與夫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而報劉日短之意寧有殊感哉然令伯之請得以遂
於其祖母達侯之意乃不得以遂於其親此其所遺所
處蓋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若楚者州之鄙人也學劣
而年又最少聞嘗以筆墨從公遊辱舉而加之序賓之
末其平時翰牘之辱居多而遭亂散逸不復存他日於

故帙中得是帖雖片楮率然而筆法瀟勁又謙抑不苟
如此余懼久而或忘也乃裝潢而謹識之詩不云乎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覽者尚有以想見其忠厚憂勤之所
至哉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
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為行販往淮
河時道路猶無他種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
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撥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
已先降賊官屬解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
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叅軍事俾有
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寇日滋而右丞所撥兵遲疑不
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
怒曰若書生寧能戰邪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
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即受命領驍勇以前不數日連破
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兵
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以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
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
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即率其衆及
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壑植柵令老弱運
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
小寨凡一十九所斬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矣

益據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旬糧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為不義屈趣出戰果為賊所敗君與劉禹童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撤出征逆賊不幸勢窮為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剝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格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質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宜可信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逸歸時為鄉人道其事云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泰定丁卯間余嘗先相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體幹魁偉冠帶異然貌與早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踞從旁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為之色咲辨說壘壘傾竭至日晏猶不退時余年尚幼亦不知其所謂何也比補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叙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問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遊淮漢間聲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為童子相見時事為之惘然後聞過武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恨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後聞以薦者為應山校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

或有所不屑為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
諱言兵久矣珪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
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感不勝憤憤赤手奮窮株中難
后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
耐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
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為持軍
則成敗槩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
忿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
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解后於顛沛之頃卒
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所感切而安於無
者豈非義之所任固當然歟而或者不察至事愼勢去
始扼腕撫髀謂天下無義士至詆儒為不知兵豈其然
哉豈其然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為通家請書其事
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彭惟孝求志堂故基在縣西月池之南始創於惟孝之
三世祖述孝孝當求孝宗時以布衣伏闕獻賦歸始得
諸名公為詩文發揮之當時已入石更亂散逸惟孝五
世孫劉焱當皇元大德間旁購而復刻之劉焱之從曾
孫有豫者又克嗣守墨蹟與重刻之石並傳至今豫雖
真蹟歲久或至漫弊也乃更具楮墨丐余楷書副之起
自周文忠公揚文節公謝尚書終于陸觀文得詩文凡

一十五首書畢豫請識其後余惟彭氏自有斯堂以奉
宋元三百年間凡幾興廢而遺復者固其後之賢也亦
豈不以斯文之尚存於宜豫之所以教而不忍也雖
然豫之用心亦勤矣其亦知所以求前人之所當求者
乎則凡著於辭者不若著之於行之為實銘之於石者
不若銘之於心之為固此又彭氏子孫之所當知也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今年五月十三日之變大梁陳君仲仁以吳都事分省
從官涖西昌時兵至倉卒守城者聞東北天府俱淪陷
不敵輒引一匿去民遑遑無所歸以君嘗從事于是州愛
人而適變可恃以生則相與詣門號呼求脫水火一朝

也息君堅拒不曉民請蓋固出則羅拜馬首擁輿俱
君不能禁因感泣曰吾以老母故既忍死于此又忍棄
爾民乎乃揮涕上馬從父老數十人出城北門外見
主帥即以勿殺為民請請得乃歸比入城果如約
憐慄不譁無敢挾一矢抽一戈以向我人望日有奸
乘勢導客兵行掠州外先入仇家破門戶搶奪
乘負篋盡載以歸出遇仇家子于門刃之其弟
刃之僵屍路隅血流草中民洶洶弗自安再繼以
立磔于市奸黨駭散民則大悅三帥聞而趨之
日擁專城享厚祿傲然號於民曰天子之命吏
且有急乃相率委去至人相戕據劫不問併棄

欲天下之不亂得乎若君者初未嘗真受民之
能與民同其憂患古所謂憂民之憂者昧歟余
人悉君之行事他日見蕭君受益所作贈君序
感焉因為述當時逸事以附于後

跋宋殿中丞歐陽發奉議郎官誥後

宋殿中丞歐陽發改奉議郎官誥一通時元豐
十月以相祀明堂禮成故有是命先是詳定官制以
易官寄祿新格若太常秘書皆得為奉議郎又獨
丞爾也誥辭謂為官命之肇制者其以是當時
臣下之誥命衆矣去之二百七十餘年而歐陽
孫以忠者獨能宣載是誥以傳豈非賢於昔之

其姪通理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
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至於臨難死
節亦是女榮事也公之戒子弟處榮立節如此則殿中
君受誥之日豈不亦有感於其先公之訓哉此又歐陽
氏子孫之所當知也余既獲觀是誥於以忠之三峰堂
謹識而歸之俾有所感發云

跋張務民所藏楮書後

余幼頗嗜書嘗以不及見唐人真蹟為恨一日與楊公
武論唐人法書公武問余嘗見楮書乎欣然出古錦軸
一卷曰此唐人法書而我朝趙文敏公定為楮令書無
疑者子當拜而觀之余敬請展玩則所書自庶頗爾相

如而下凡數十傳節文終以優孟每朱絲闌間分兩行
書之字差犬如蠅而結構圓正姿態閑雅奕奕然無窘
束意余觀之不齎下拜自後因他客獲旁觀者再然每
草草透歎之輒大笑曰又令若長一格矣因為余言此
卷本蒧李孝士負嶠家後仲勇陳先生乃移書先翰林
固勉余兄弟收之曰無令至寶落他人手也後公武之
仲兄平携至武林裝飭之韻謝氏有彥清者欲委重貲
分其半不可公武又謂此秘府所未有者益緹襲固藏
之亟臥起與俱非其人不得見也庚子秋州陷於寇公
武無割初幾盡然猶為揅意戀戀不去竟被害明日寇
割其囊襮分之為首上蕭許在公武以為道家經誥丐

得之公平聞揅書幸派落蕭許慨然將持白金贖之道
士固言亡去不復出揚怒將白其事道士懼禍及時叅
政廖公鎮吉安即以揅書獻之自是揚亦絕意矣今年
秋偶見此幅于楮郎張務民家自田叔公儀休至優孟
凡三傳而未終乃原卷中最後一幅不知何以又流落
至此意其矯揉之際或又分褊决裂之所遺者歟蓋不
可知矣嗚呼自揅令書時迨今七百餘年其隻字點墨
流傳天下譬猶遺珠半璧得之者皆可以為寶然自余
所見數十年其流傳隱顯若此好之者不啻以死生保
之猶不能免而卒為無心者有之亦可感矣然猶幸得
不泯於水火使後學者猶得以闕見古人筆法之妙將

非幸歟其卷縫有紫芝印及印負嶠所識其大雅章則或楊氏之所識也務民其善藏之

跋文信國公三詩墨蹟後

信國公派離南州困頓燕獄甚矣而悲憤之作徃徃流出肺腑若三詩者不知作於何時何所而興亡之感係焉君臣之義存焉其題曰為或人賦者無亦有所措歟臨之泫然不忍再讀

題趙文敏公書社後

文敏公喜書古人詩文以遺人或併記所書年月與其地其人以自識此帖書社拾遺城西陂泛舟詩其亦有感於盛時遊宴之樂者乎惜不識馬詩時當在何歲所而風致宛然識者嘆之

跋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右邵卷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一首距今且十有一年矣前年江西亂宗海由渝川避地西昌間閑徒步尺寸之貲不能自給無幾微怨恨色獨時時追誦往時士大夫所贈詩文以自釋一日謂余曰漢受知虞先生甚深嘗辱序余畫今墨本雖不存而文辭之識於心者幸未忘也子盍為我書之又將以示無忘於後之人焉嗟夫宗海可謂賢矣自兵火蕩焚金石淪燼而文辭之托於人乃有不泯者如此夫事平更化有日文藝勳與宗海之畫將必因畫重之文以並傳於世則是序也豈徒

為宗海終身之誦而已哉宗海用志專而天分高雖沉
離顛沛中華墨更進不少廢序所謂尚志古人而渾然
天成者信矣惜先生既沒而不及見之余嘉宗海惟能
不辱於先生也故忘其繆拙為之繕書以歸之

永州府君遺像引

嗚呼此吾九世從祖永州府君遺像也府君諱在中字
伯正元祐五年庚午紹聖三年丙子元符二年己卯政
和四年甲午凡四舉進士登重和元年戊戌第初授無
所考惟靖康元年其從兄南安叅軍申為廖夫人墓誌
謂伯正守官江東却又未知果何職何所也建炎二年
文林郎就差永州錄事叅軍意遂終於是矣又按

西昌志載劉申與族人南立在中名相埒時稱珠林三
傑申初與永州同請紹聖舉大觀己丑改名至魁鄉薦
晚就恩科調武岡簿終迪功郎南安軍司儀曹叅軍並
司兵曹南立登崇寧癸未第宣義郎興國西位今南安
府君與亡國府君遺像不可見而永州遺像與建炎勅
黃並傳至今蓋二百三十餘年矣雖縑素粉墨不無消
落而眉目峻明風采猶生我後之人尚敬而未歲之刳
甲辰春二月從諸孫前鄉貢進士楚再拜謹識

書先大父所作後溪序後

右後溪序一首先大父實存翁為里友王大可作也至
正十六年丙申春其孫槃出以示余凡五百餘言序以

至正壬戌作實聖生始生之明年距今三十五年而先
大父之去世亦二十五年矣聖生伏而讀之悲感文集
不知涕泗之沾頤也董被大可之父慶可別字珠溪故
大可別字後溪先大父喜其後於珠溪也故為言後之
義甚悉首謂人孰不願其有後；而不能光于前者魯
不如無後之為愈又謂吾先君周旋珠溪視吾先君為
年家長先君視吾後溪猶嫡孫行故吾與後溪為忘年
交勉；憊；甚於父之望其子其餘反覆繾綣所以期
待後溪者甚遠且大嗟夫此通家肺腑誠懇之言也孰
知去之數十年後溪已矣而後溪之子若孫復能寶藏
此序以貽厥後若聖生之愚不肖亦獲與有聞焉將非
幸哉於是舊本且漫弊絮請更錄似本以求其傳聖生
惟兩家祖父世好之篤至于今四世矣詎不敢辭謹繕
錄一通識始末于後而歸之使後之人讀斯文者亦將
有所倣發於無窮也

跋顏中行避地藁

往往與吉水顏中行俱客筠陽嘗為余極道其鄉山水
之勝土俗之厚文物之懿甚恨不得卜隣其間以相從
也兵亂以來吉水殘毀尤甚獨文昌鄉以先達賢智之
力倡義固守之持以弗支亦既淪而為墟矣今觀中行
避地之作由瀘源至沙田凡若干首其轉徙奔竄之狀
哀痛慘酷之情睽離悲慨之感無不委曲備至亦何能

言哉昔劉大博評少陵北征詩云他人寤態有甚不能
自言又羞致勿道中行其真能言哉雖然此哀怨之作
也時之否者必復於泰匪風下泉之思切則江漢蒸民
之雅作矣中行尚慎俟之

跋蕭氏鄉校記後

往時曲山蕭仁叟欲以其所居為鄉校以教其鄉人之
子弟時則養吾劉先生為記所以推論三代鄉校之義
甚悉且曰仁叟六館英流其子宏遠又世學館授鄉隣
望焉又曰昔人有擔簦負篋千里宿春而未得所托今
碩師世美將數世賴之深以為茲里之幸且將師以
聽於其間其願望之意不亦遠且厚哉後五十餘年余
從其孫壽春得其文讀之壽春泫然以泣且告曰此吾
祖倡之而未果吾父欲繼之而未遂者今吾又將老矣
念昔鄉鄰與吾父若祖同居者今其室百無二三獨當
時所謂故屋數間者獲幸存焉然猶竊懼所遭之不淑
而終無所畢於前人志也嗟夫昔燕軍入齊問王蠋所
在令璆三十里無入漢王攻魯聞弦誦聲至不忍以兵
加之仁人善教之澤固如此今東南喪亂千里蕩然君
子於一鄉校之存豈不可以觀世變人心之所係哉傳
不云乎士之子恒為士又曰工用高曾規矩子恒為士
者也古之若祖父之規矩不有屬於後之賢者而天之
將以淑其鄉人者又寧有既乎壽春其慎守之吾見斯

文之足徵而有光也

既劉大博為湯信叔墓誌及核山堂記後

讀劉大博為湯信叔墓誌銘及核山堂記如讀太史遷諸書侍如復見古人於秦漢之間何其偉也其謂信叔儉質自然布衣蔬食不喜為華麗又謂即遇弃物無不可理而又謂赤手再奮起貧薄自致小腆則有傳貨殖意其謂信叔於異端禍福不為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有知已又謂親友急難誼不以護諸人雖困阨中盡地為計出入於水火白刃不望報有傳游俠意至謂諸弟姪環堂內以居撫而食之如一又為義學義莊以贍族教鄉里子弟又事繼母盡孝口首不衰其

友篤行又往往有萬石建陵張叔之意何其偉哉至叔其遭里屠之禍走田間有指示此可隱引木以蔽之而去乃三世俱免於難又嘗訟繫有毒而飼之者較先後至偶置地與犬犬斃先至者乃誤也余為之撫卷浩嘆以為天之生斯人甚不偶然也况於篤行君子乎而或者挾威逞詐遽欲開而殘之其如天何哉大博至引易碩果不食以贄之曰食者剥者剥之又剥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嗟夫此核山之說也君之所以自托於天者亦何奇哉余獲交君之五世孫曰敏曰敬咸秀而文蓋蔚然能世其家者於是大博之言遠而有徵吳書曰遺種德信叔有焉

傳曰裁者培之其不在數與哉乎吾觀湯氏之世會其厚而不已也

跋

宋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修職郎誥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修職郎誥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霽恩命以崇官秩者也紹安特一縣厲耳而恩數之覃不遺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意尤極寬溥忠厚得盛時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挽回世道矣而當時秉鈞當軸者乃釋目前日慮之慮方循常秩爲羽儀粉飭之具而已何哉鍾氏之四世孫有迂方者出以示余敬覽之餘徒足以增異代孝子忠臣之慨於是相去蓋九十有八年矣

題龍氏書香世科錄後

書香世科者余同年永新龍同翁之所輯錄也起自南宋寶祐六年戊午迄于我元至正十六年丙申其間詔制職司試文榜名班班備載而龍氏祖孫具焉於是先後百年其嘉謨良法人才文章畢見於數紙間龍氏世科之盛爲有徵矣嗚呼文章與世運相推移而賢才爲之紀綱君子之澤遠矣尚世引之哉後丙申之十一年春正月朔劉楚謹題

題王伯畿赴金陵道中詩集

王君伯畿歸自金陵余得觀其舟行所賦五七言近體絕句凡四十五首皆清麗暢達風雅雜陳蓋其才情英

敏如秋鷹天馬神氣起卓有一舉萬里之勢要非尋常
羈絆所能拘者而湖山淮水風花煙草又不無休休今
昔之感快哉其能言也誠有合於詩人之旨歟世之窮
鄉鄙屋悲吟苦思方謫焉求工於一字一句之末者視
此亦何遠哉余既喜而為之評復書此而歸之伯叢繼
此而有作焉當又不止於今之所觀而已也

題十八學士飲圖序贊

昔唐太宗為秦王時開天策府以延天下豪俊於是房
杜虞褚而下十八人者並為學士出入更直備顧問效
獻納一時之將相文武才能器藝咸在彀中笑天下榮
其選謂之登瀛洲言其地位如仙之不可及也夫謂之

登瀛洲已不能無淺陋歎羨之私而後世

好事者又繪

為宴集酣飲之圖其亦誣之甚矣使之十八

人者果若

斯而已太宗亦奚取哉今觀是圖有偶坐

以揖酬酢者

始飲而恭慎也有前席聚首若言若笑者

以飲而方樂

也有據臂捉襟引袖以舉飲者自放而相

以相溺也

有歌者有擊節者假於聲以宣其情也有

者控彈者

獲吹者假於器以聲其和也有偃息者坐

息者均之

為困而又有自力與不自力之殊狀也有

坐而躡舞

者樂而忘其形也有掖之以起者若懼其

而莫之支

者也有掖之以行而踵不曳地者左右

力也者負

而趨者以身任安危而不懼也有上馬持

者

物以類鳴泥盡而知返者也禿巾短袂後先
藉雨衣儘臥路隅醉而忘其主併忘其身者也此其爲
畫似亦有勸戒之微者余故序而贊之以爲觀者之助
而或者謂太宗時固嘗命闕立本圖像褚亮爲贊矣安
知其不然噫其然豈其然哉